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衣橱满满话幸福

□ 王义静

又该整理衣柜了,打开两组衣柜,塞得满满当当的,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衣服,老款新款皆有。有媳妇买的,儿子购的,女儿送的,自己选的。加之以往的旧衣服还新,单是各种羊毛衫就是几十件。去年还捐了不少衣裳给边远山区的人家。看着这些衣服,心里无比高兴,但又有点烦恼,太多了,扔掉可惜,不扔又一般穿不到。最近两年冬季都是穿全羊毛的羊毛衫和纯羊绒大衣及羽绒服。春秋夏季服装比比皆是。我盘算着,过日子让孩子找找信息,把部分不穿的衣服,捐送给边远山区那些暂未脱贫的人们。

看着这满满的衣柜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现在人穿衣服讲究款式质地,尤其是年轻人,买件衣服穿不了几次,感觉不合适或者款式过时就不穿了,去追赶时髦重新购买新款。而我们从艰苦岁月过来的人,总是舍不得随便丢弃,又想穿些新款,所以造成衣柜拥挤。

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,我国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,人们缺吃少穿都很贫穷。我父亲在县粮食部门工作,家庭经济条件还能维持。我那时八九岁,夏季两件圆领衫,春秋两件套单衣,冬季一套棉袄棉裤,这已经是很不错了,别的孩子还在羡慕我呢。有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,真可谓是衣衫槛褛,破鞋烂袜,一到冬天脸上、手上、脚上,到处都是冻疮,才真是可怜呢。

“新老大,旧老二,缝缝补补给老三”,这句话是当时针对孩子而言的。那时还未计划生育,每家孩子多,一般买不起新衣服给小的孩子,总是小的穿大的旧衣服或者大人衣服不好穿了,修修改改给孩子穿。坏了打补丁,补了摆补丁,真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就连袜子鞋子也是补了又补。

记得有一位邻居大婶,夏天我看到她身上穿的一件上衣,全是补丁,补得厚厚的,基本上全是补丁连成一件衣服,我好奇地问她:“大婶,你衣服补得这么多,夏天穿的不热吗?”她回答说:“不热,这样才凉快呢。想穿好的,哪来的钱?”

到20世纪60年代初,我十多岁了,就学着缝补做针线活了,自己衣服鞋子袜子坏了自己补。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有一次,母亲不在家,我将她一件不好穿的旧嫁衣拿出来看看,中式大襟式样,粉底上面印红绿花,我特别喜欢,但底边与袖口已坏。想改一下自己穿。于是我先将底边与袖口剪掉,这样衣长与袖长短正合适,再将胸围改瘦点,重新缝起来。那粉红色花衣经过我自己修改后穿在身上非常得体好看。母亲知道后满脸笑容夸“我闺女能干”,婶娘们也夸我说“小年纪,这么心灵手巧!”

到了20世纪70年代,我婚嫁江南,最好的嫁衣是灯芯绒裤子,短大衣面料蓝色咔叽布。想买两斤毛线织件毛衣,因当时市场紧俏没买到。后来有了两个孩子,小孩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,我会将自己不穿的衣服翻新,大改小,有时会用作衣服剩下的小料拼接成各种款式的童装,也将孩子们打扮得清清爽爽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党的富民政策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,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,在穿着方面特别讲究,款式新颖,质地高档,缝纫技术先进,应有尽有。商店服装琳琅满目,国产的,进口的,各种品牌皆有。童装更是满架招展。老话说:“人是衣裳,马是鞍。”街上行人衣着美观,老年人服饰颜色鲜艳,衬托得自己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。年轻美女更是婀娜多姿,儿童更加活泼可爱。改衣服,补衣服,孩子穿旧衣服都早已成为历史了。从没穿穿,穷人家走亲访友向人借衣服,发展到衣服穿不完,穿不坏,衣箱放不下,向边远山区捐衣服,真是天壤之别。

六十几年过去了,以前的情景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……看着满衣橱质地优良的衣服,幸福感油然而生!

被窝

□ 吴凌辰

被窝是一个神奇的窝,是除了房子以外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进入的另外一个窝,也可以说被窝是窝中之窝,因为细想算来,无论是大人下班还是孩子放学回家,人回到自己窝里的大部分时间,都是在被窝这个窝里度过的。在被窝里闭上眼,似乎不在做什么,却不得不做,人需要睡眠需要休息。

作为人需要的两个窝,通常房子可以租。房子贵,大城市里一平方米几万已经常见,广大的工薪阶层为了买房通常勒紧了裤腰带。人像蜗牛一样有了个壳的同时,也得像蜗牛一样把还贷的压力时时刻刻背着,成为房奴,因而,贾平凹说“房子是囚人的”。同是一个窝,被窝则全然不同,我们几乎未曾听过有出租被窝这样的行当,人再穷也会有一床自己的被窝。有钱的任意睡羽绒的蚕丝的,普通人家自家去打一床厚实的棉花被,睡着也很舒坦。

偶有一次经过老胡同,被一阵弹棉花的声音吸引住了。匆匆瞄了一眼,满眼雪白的一片,一声声弦响,一朵朵花开。那壮观的景象,至今难以忘怀。

以前农村嫁女儿,娘家都要提前种下棉花,选上好的为出嫁的女儿做被子作为嫁妆,寓意是一辈子。做被子诸多讲究,做的被子要为双数,被面通常是喜庆的颜色,做被子的人一般儿女双全,借此讨个吉利。一条条被子从棉花的播种、发芽、生长直到采摘,每一步都不易,一针一线,包含了娘家人的汗水与心血,也寄托了对女儿的疼爱与对女儿婚姻的祝福。即使现今商店里的花色和样式是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,我却着迷于弹棉花时那一声声的婉转与绵长。

拥有一床被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且不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等美事,就是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住住也会捡拾几张报纸以蔽体,以此填补没有被窝藏身的缺憾。被窝带来的不仅仅是温度,还有心理上的安全感,有些人蒙头睡觉的习惯正是这个道理。

忙碌操劳了一天,躺在软乎乎的被窝里,让四肢和躯体彻底放松。待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,从带着体温而温热的被窝里伸出胳膊,新的一天就开始了。

倘若是个艳阳天,把被窝往阳台上铺,傍晚时分,整幢楼就都响起拍打被子的声音。

抱回来的被窝便和平时不太一样了,蓬松蓬松的,像一块新鲜出炉的松软的发糕,还带着一股温暖别致的味道,我喜欢叫它太阳的味道。能躺在这样的被窝里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

夜里若是躺热了,难免会腿一蹬,手一擦,一股脑儿将被子掖到一边儿去。家里人便会怕你着凉,轻手轻脚地来帮你掖一掖被子,还怕吵醒你,你呢,一觉又睡到了天亮,睡梦里都是甜甜的,安稳的。

幸福哪会那么沉重那么复杂,简简单单,就像被窝。

我的家乡高桥20世纪60年代还是四面环江的江中小岛,岛内河网纵横,沟渠交织,学习游泳得天独厚。记得刚上二年级的时候,一放暑假,我们就跟着队里的孩子们奔向圩里西头岸的小河边,看着他们一个个光着上身,噼里啪啦往河里跳,然后在水里忽上忽下,像鱼儿一样舒展着身体,嬉打打闹。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头上,一点都不显热,心中羡慕极了,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跳进小河里,欢快地畅游。

在那个年代,家乡的河塘,水清澈见底,嘴里喝了,随时可以用双手捧着河水,送到嘴里,那清凉的水,对口干舌燥的我们,确似甘露一般。每到暑假,孩子们就像一群野鸭,在河里面捧起水,你追我赶,打打闹闹,玩上一两个小时以后,大家才踩着滚热的泥土,一跳一蹦地唱着歌回家。

大人们总是极力反对自己的孩子游泳的,主要是怕孩子们溺水,附近村庄也曾经发生过小孩子溺亡的事情。每到下午四五点钟,孩子们一窝蜂回家的时候,大人们总会用指甲在自己孩子的胳膊上划一下,如出现白杠,那就是下过水了,免不了一顿打骂。

我的游泳是从三年级暑假开始学的。其实那不能称为学游泳,因为没有教师,泳姿也是统一的狗爬式。我跟着大孩子们走进河边,抓住河边的野草,双脚噼里啪啦地打个不停。

原本是在河边偷着去玩的,但大孩子们不依,他们把我像搬石头似的抱到河中间,我那时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,在二米左右的河水中,吓得又喊又叫。大孩子们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傻笑,但他们是数着的,当我喝了几口水后,大孩子们又像勇士一样潜入水底,双手把我托起,推向岸边。



草原的黄昏
花蕾摄

虞美人:春花秋月何时了

□ 李军



初识这位美人,是在高中读诗词的时候。仿佛能看见打了轻扇的古典美人,尖尖手指,从琵琶的弦上划过,行云流水,朱唇轻启,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浅吟低唱,唱得时光渐渐老去。

后来工作下乡去江心,忽然在农户门前屋后遇见一种红彤彤的花,生得腰身纤细,花瓣薄如蝉翼,低眉颔首,风吹过,花瓣轻轻颤动,仿佛莲步轻移。同行说,这就是虞美人。于是心心念念了多年的虞美人,终于在江岛上忽然与我偶遇。

虞美人,是一个最能诠释美丽的词牌,原为唐教坊曲,据说最早时候是为了吟咏项羽的宠妾虞姬。当年虞姬为了追随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项羽,乌江畔决一死战,香消玉殒。虞姬倒地伤口血染的地方,长出了一种有鲜艳花



说来奇怪,经过这样几次反复后,我竟然能游到河中间去了,我的游泳就是这样学会的。我常去游泳的地方是家乡大有圩与祝家圩两个村庄之间的一个名叫“大团汪”的河塘,离我家有一里多路。那时的大团汪,水是瓦蓝瓦蓝的,和天空的颜色一样,镜子一样的不规则的圆形小河,面积不足一千平方米,每当微风吹起,水面的皱纹会一波波地随风向前推进,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动态图案。倒映在水里的绿油油的稻禾,在波中荡漾,河面像一张大床,我仰躺在河面上,望着蔚蓝色的天空,两手有节奏地交替划着,双脚不停地打搅,享受着水波轻轻地抚摸,弱弱的声浪,轻敲着我的耳鼓,此时,我会忘掉了一切,只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妙。

我的母亲比较开明,她是赞成我游泳的。但到了开学,也就是入秋以后,天气转凉,她担心我游泳会受凉感冒,也害怕寒气进入身体后,年纪大了会得关节炎一类的疾病。这时候,母亲便竭力反对我游泳。年轻人对长辈的话,有些是听不进去的,我仍然我行我素。母亲见劝阻不成,非常生气,有一次,母亲竟然拿着大竹竿赶到河边,阻止我游泳,我为此与母亲冷战了两天。

两天后,我还是偷偷去“大团汪”的河塘游泳,母亲见劝阻无效,也就默认了我秋天游泳的习惯。现在想起来,那种游泳方式近乎野蛮。特别是国庆节前后,天气已经很凉。去游泳的时候,穿着短裤跑步前去,相当于现在的热身,并不感到寒冷;人到了水里,因为不停地运动,身体也不觉得冷。但是,游了半小时上岸后,浑身湿漉漉地往家跑,这时候,就感觉到冷了。记得1971年9月19日,那一天气

温骤降,阵阵北风带着寒意,直往皮肤里钻,气温下降到摄氏10度左右,我顶着寒风游泳回来的路上,浑身冻得像筛米似的,虽然用干毛巾擦红身体,但并没有能驱走寒气,第二天我感冒发烧,生了一场重病,从此几年没有游泳。

小时候在家乡游泳养成的习惯,其实就像一坛老酒一样,封存在我的心里,时不时地会冒出酒香来。记得1988年我到丹徒西麓乡去工作,乡政府向西一里多路就是碧波浩渺的西麓水库。这座1958年跃进时期建成的水库,有40平方公里,每到夕阳西下,水库波光粼粼,岸边的树丛倒影在水底,水库旁鸟叫蝉鸣的声音与乡亲们的田园牧歌交织在一起,使人有诗一般的美丽感觉。这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,也勾起了我游泳的欲望。每天下班后,只要没有需要突击的任务,我便约上三四个机关的同志去水库游泳,我们沿着石头护坡,跃入水中,一边欣赏这夕阳西下的美景,一边舒展着身体,迎着阵阵波涛,挥臂前行。一整天工作的疲劳,被驱赶得无影无踪,游泳成了工作之余的一种享受。

以后由于工作变动,不具备游泳的条件,我又封存了我的爱好。直至2012年夏天退下来,身心自由,无牵无绊,游泳又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如果说,孩提时代的游泳,是为了满足喜欢玩耍的天性;那么,年轻时的游泳,则是为了锻炼身体和磨炼意志;而退休后的游泳,就完全是一种心灵自由的健身活动。

我的游泳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泳姿,游泳是讲究泳姿的,可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,蛙泳、自由泳我都会一点,但不够标准,不过这丝毫不影响锻炼的效果。游泳可以舒展筋骨,增加

身体的抵抗力,游泳对心肺功能的改善,对骨骼系统灵活性和柔软性的改变,对外界气温承受能力的提升,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,对延缓衰老的作用都十分的明显。

我享受的是游泳对心灵的安抚,不是吗?当我轻浮在泳池清澈的水中,无拘无束,一会儿蛙泳,一会儿侧泳,一会儿仰泳,一会儿踩水,自由自在地畅游,我的整个身心与水融为一体,烦恼和浮躁不见了。特别是蛙泳时,我都会一边游一边看着水底的马赛克,这水底绿白相间,又一个一个“田”字形相互连接,水底像一幅巨大的精工细作的图画,又像一颗颗镶嵌在水底的人工水晶。此时的我,仿佛视通万里,神游八极,脑海中只有无限遐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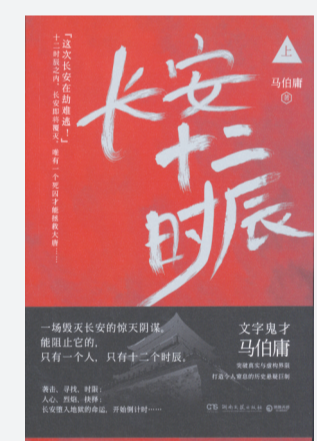
游泳上来后,你会感到心旷神怡,宠辱皆忘,忍不住会哼上几首熟悉的歌曲,那种感觉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,精神上的愉悦,让身体的免疫系统像穿上了“探测器”一样,不断地清除着身体里的一个又一个“地雷”。

镇江与水的神话典故很多,白娘子水漫金山,长江路上的千年西津古渡,芙蓉楼旁的中泠泉水……老子赞水曰:上善若水。水的谦卑低下、以柔克刚、百折不挠、利物不争、随遇而安,所有水的优秀品质,都能在游泳中慢慢得到体验。

泳池里虽然没有溪水潺潺、鸟儿啾啾,也没有杨柳依依和稻浪涌涌,但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和浮躁,能让思想像天空一样澄澈,让心灵像静水一样透明。

我想,只要身体许可,我会将游泳一直坚持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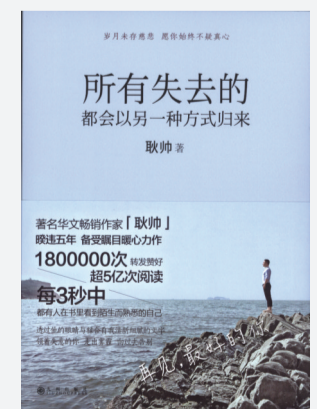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

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马伯庸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定价:39.80元
一场毁灭长安的惊天阴谋,能阻止它的,只有一个,只有十二个时辰。



《刀锋》(英)毛姆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定价:59.90元
毛姆的小说代表作之一。



《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》耿帅 著
九州出版社
定价:39.80元
据说很多人在这本书里看到陌生而熟悉的自己。

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

扬着花瓣的虞美人成了欧美纪念阵亡将士的专用花。

不信不信我就不信,明明是乌江畔衣袂飘飘的剑而刺的虞姬美人,怎么忽然成了一战战场上高鼻蓝眼的帅小伙了呢?

你看,虞美人花开时,椭圆的花蕾上,绿色的萼片,细长的花梗,明明就是古典美人嫩滑修长的脖颈;虞美人花瓣绽放,薄如蝉翼的花瓣会在微风里翩然浮动,就是虞姬被风吹起的长裙,光洁似绸,无风自摇,有风翩跹。我宁愿相信,在中国的土地上,虞美人就是虞姬的化身,是血染的裙袂;在古老的欧洲大地上,那是为了追求正义的战士的化身,都是生与死,有为了爱情,有为了正义,都让人敬仰。

其实现在除了这些红色虞美人,更多见的还有冰岛虞美人,还有重瓣,颜色也丰富多彩,黄色粉色应有尽有。日本sakata公司的仙境系列虞美人花朵直径可达10厘米,画量丰富,花开不断,秋播后,次年春天就可以观花。现在很多园林多种植,一大片红色白色橙色粉色虞美人,宛如云锦洒落凡间,又如千百只蝴蝶在翩跹,煞是好看。

虞美人除了可以作为观赏植物,花和茎都可全株入药,富含多种生物碱,有镇咳、止泻、镇痛、镇静等功效。

虞美人在历史的尘烟里独自鲜红,还留下一曲千古传唱,请听:李煜“一江春水”;周邦彦“柳花吹雪燕飞忙。生怕扁舟归去,断人肠”;纳兰性德“残灯风灭炉烟冷,相伴唯孤影”;苏东坡的“夜阑风静欲归时,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”。

都带着尘世中无尽的哀怨不甘与超凡脱俗,这也许就是虞美人美丽到孤傲的写照吧。